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

明 劔南張 岱著

劉定之劉珣列傳

劉定之永新人父髦博學篤行薦魁鄉閭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爲石潭先生定之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爲文一日見其所爲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爲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

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師大雨
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切中時弊以是知名已已
之變定之為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
今日者如晉懷愍之陷白奴宋徽欽之陷女直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
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上皇漠外委以與虜者
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
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禦方張之敵使

劉曜石勒欽虐談而不入梓宮常后因講和而來歸
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眾也先乘勝直抵京師
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
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
為宜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
材明賞罰而厚修主德為臣觀昨日之戰但知閉營
堅壁托為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
隊敗而後隊不抹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

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
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
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掙又虜騎奔竄
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
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齒拐子馬用
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
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趑趄也臣觀紫荆居
庸等關名為關塞寔則坦途虜騎北來若風驅霧蓋

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踈漏非一日已增兵士繕
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目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
地網目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
以刺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古
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可師
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馭夫招蒙起戎職
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大武賢臣介紹之選以令通
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丹使

雷弼伸威修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謂降
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胡盡
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
或乘伺隙舉寇掠京畿今互遷徙厥眾遠居南土禁
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為兵則錯在
我兵為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此則
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 上皇之朝臣
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

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
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受布粟
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丁不習攻伐擊刺之法
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
鼓之節轉貨為商執技為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
之數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為金銀以惠奸宄
一日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
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者小

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
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勤之所糾彈者
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賊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
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
狄外侵不足為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
將門也貶繒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
離翦孫殞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
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

善是且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
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選將
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
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
苻離未投浚解都督待取後功乃復前官此亦古人
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為勝負互
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
二品陞一品推陷腥膻迎回鑿輅不見其功但見其

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互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
以作敵愾以勵廉恥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
也既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
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攬尊
權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
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面
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
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

之則決政也益以熟而察臣也益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成亂生奸故夫知仁勇人主之德也知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行明武告君即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兼觀焉今也儒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

實行而躓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無觀則於君也既
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趣避審
夫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
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強張承
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
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
勢可張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
書奏 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不

切中 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叅
議兼官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叅預機務會久早上
言四事一言 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
霾二氣不和易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 皇上遇中
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
序故重戒如此 皇上空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
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 英
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偶生聚善繼善述之大者今

邨王妃女已及笄矣互命禮部為之婚配此為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也三言伊傳告商嗣王必法成湯旦奭告周嗣王必法文武我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皇上取其御製諸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王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日盛又復靡

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塔院即未能盡
闕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六畝中居三年卒仕
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劉翊青州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相
曰是兒面有丞字文後必為相初赴鄉試道經臨淄
值河溢僕馬俱溺翊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咸異
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七年
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宮憲宗

踐阼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以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八年丁母艱歸廬墓三年鄉人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值經筵日講諫言正論聞者悚敬大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翔丰姿秀偉望如神僊爲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在吏

部不徇私情亦不為苛細矯激之行及為內閣直前
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得珣
於上前抹解李汝省左道惑眾珣密疏言之顧與
萬安同事時對客輒罵安負國無恥為安所銜一
日太監譚昌傳旨召安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
手封啓視則人訐珣陰事謂珣嗜酒資財好色與太
監某認親縱之奸宿樂女納王越金為謀復爵等語
并及其二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人書也上胡不

火而以付臣翊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即子或過失亦未之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訝無劉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為計明且無及安曰翊親老俟其親守制去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昌曰上意如此可即語劉詰且翊奏書求退顧不及養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曰翊欲去久矣此疏蓋豫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

意解特允之。珣又奏臣于銳為中書舍人方十歲，鈔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珣而群小亦見嫉忌，或構為飛語，或假托邏卒俳優中之。上前而珣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諡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珣素行孝友，化乎鄉邦，有旨立祠祀之。賜額曰昭賢。

石匱書曰：劉文定高才亮節，其疏不讓十漸十思而

文和剛直勁正不作迂迴謂非光明磊落之君子乎
余至泰山疊障層巒但有崕岬而絕無巖穴虎豹亦
不能藏其身况狐狸貓貉乎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張寧鄒智列傳

張寧浙江海鹽人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
全晴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景泰甲戌試禮部
考官奇其文擬真第一不遂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
得非張寧邪少保于謙奇其才授禮科給事中寧諤
自持遇事敢言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云何

丙子順天鄉試閣臣陳循王文以子不第歸咎考官
寧奏元宰私其子失大臣體乞令罷黜聞者竦然

英宗復位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乞將各衙
門批政悉行改革勸上尤當嚴恭寅畏轉移冥漢

曹石恃奪門功竊弄威福寧奏劾無避聲焰減戢

上嘆不可及稱為真給事朝鮮仇殺毛憐衛即卜兒
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差寧往既行得遼
東奏兩夷仇殺勅諭追留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寧拜

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
道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相視震愕謂朝廷有人
憲宗嗣位寧首勸進經筵講大學衍義薦王竑李東
可當重任太監覃包重寧遣人累邀相見尚書姚夔
等咸勸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覃甚啣之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辰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欽會
大臣收買楮香詣寺觀祈福寧奏 皇上孝誠懋悅
慈聖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以伸下情不當崇奉釋老

辦香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
等彈劾內閣李賢獲罪逮謫寧會六科申揀大忤會
兵部薦寧與岳正俱堪任侍郎都御史乃得旨知汀
州府侍郎尹旻贈之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寧至
汀其治先教化而後刑罰興學校表節義恤孤獨禁
游惰民方安之以疾致仕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
並奏起寧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寧宅敦
勸之卒不起間居三十年絕跡不事干請海內士大

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寧老無子取
二妻可事志八疾羊囑嗣子必嫁之二妻悲慟剪髮
誓死同居一棲不下者三十九年有司以聞詔旌曰
雙節

鄒智四川合州人舉鄉試第一登甲榜選庶吉士少
貧燃樹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時王恕以兵
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智詣謁
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人貴用

事智書主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策而已將扣關以
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體元君
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備
有事必咨六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往
降自內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疑之
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
薄矣及居仕任職唯容見若不能若不敢陛下
下既仕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

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扶詐孤負
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
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為太平臣願陛下熟察忠
邪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執諫執夷簡執衍執琦執仲
淹執弼黜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
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
今也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喋給為賢以簿書刑

獄為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愉縱群聚跡若
驚斯言則匿忠咎以歸主臣願罷斥浮冗之輩廣求
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叅議或請對或
輪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亦
勿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
在朝淮南寢謀以 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
得正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
人懷私巧譖中之 陛下亦用內尼如兵部尚書王

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顛亮林俊
之剛方張吉之馴雅或削籍褫柄或置散杖荒上天
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臣願銜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
驄馬抽揚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臣聞自古國
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 高皇帝監古
跡謹亂源凡茲內閣惟供被藝頻年以來邪徑日開
主上大權旁落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
倚之為鎮撫令人賤工倚以褻作奇淫法王佛子倚

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等寺倚以結怨軍民其他耳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旻肱宰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正矣而陛下又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身心一歲之間無日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慷慨負奇一時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與智善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

罵之其秋 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懼鷲等彈劾不
得久位於登極詔書挿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
聞挾私言事違者加罪一時物論囂然安亦尋悔之
其冬上兩宮尊號頒詔天下乃復挿入曰凡天下大
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與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
指寔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星之變智復上疏曰伏
覩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

切惟 陛下即位以來斥宦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
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故珍禽恠獸興利革弊幾無遺
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竊一之思母乃陰未消
陽未長 陛下事天猶未至與臣伏讀明詔曰天下
大小衙門政務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
人等指寔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
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
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

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
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 陛下所以求言已
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
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太
衙門始夫內閣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
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恬無厭少保吉罔無
擇少保直奸無恥小人也此而不退上弊社稷下弊
蒼生即欲他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願諷之放之臣見

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可獲大奸
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
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即欲他利之興不可得也臣
願召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
宦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周堪而制
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間於源昇林甫仙
客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
裏而宋不統古今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

曹之盛衰惟陛下鑒既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天綱
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為法凡所以任大臣
者一以太宗為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矣疏
入不報居有間安見鷟輒語之曰近西宮尊號詔書
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鷟
即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無人臣
禮疏入亦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召入諸中官皆在
令跪鷟曰令鷟跪者旨邪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

中還舍矣鷓九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留中是
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口諸闕
稍：引匿鷓橋然出亡何安與直免矣鷓文祥等相
與誇詡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酣快吉使
客啖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鷓可得美官璋遂日夜伺
鷓：本州知州劉槩者抵鷓書賄以金言夢公遇一
老人騎牛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提
牛角引之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形朱

國姓也石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未稱第一也引大道公引君當道也鷓自喜甚出檄書遍示客其明年四川飢遣官往賑吉人上疏言所遣人不任請精選四使分四道擇才御史使理荒四使之選如給事中宋琮陳瓊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東思誠評事古寅考滿知州劉槃理刑知縣劉福皆可用才御史則湯禹宜為之璋遂草疏署御史景隆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得旨下錦衣獄令自

引黨人、以爲璘思誠、槩福對璋、啖御史璧等言璘
福思誠非人、黨惟鷟、槩及主事李又祥、庶吉士鄒智
知州董傑、數人是、因擬拾鷟、槩所言、夢誣、以誹謗、劉
吉、擬旨、逮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湯鷟、相
遇、契密、或論、經造、不宜、擬、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宜
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
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其
它、送刑部、坐槩、妖言、斬鷟、法、賊充軍、人欺、罔削、藉、知

與文祥浮躁淺露謫官王恕訟桀曰切見禹等不及
死臣不敢過瀆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胡
之讖若諸緯書之類是也劉桀書詞雖妄意在成人
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為誹謗深計以為妖言天下至
今非之臣恐陛下以一劉桀上累平明之治今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上令姑繫獄頃之當執審
刑部尚書何喬新復為桀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
廣石城千戶所吏日智毅然就道衣結履穿親識饋

送一無所受既兩月廢政具舉居四年暴病卒智寫
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
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
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
萬死更何悲慷慨忠愛溢於言表

石匱書曰先輩有言我明翰林無文章臺省無奏疏
故歷朝之以奏疏名者多出之部屬詞林及觀政進
士成化之翰林四諫得鄒智而五而張寧獨以青瑣

侍從肯輒於其間人故不可以地限乎獨恨熹廟以
後言官多如蚊蚋嘆膚之喙利亦如之乃開不數年
而竟覆邦國則古之仗馬秋蟬又未必非社稷之福
矣悲夫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

明 劔南張 岱著

何喬新彭韶陳選張元禎列傳

附項麟王珩朱

何喬新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子也少讀書病
陳子桎績長編曹彬已極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
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為非是識者避之景泰甲
戌成進士奉使淮西梁令閻薇為文淵門人寓金帛
為壽新却之薇曰吾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壽吾父

石匱書

卷第一百九

何喬新列傳

鳳鳴堂

因他人致之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使遂校刑
部廣東司主事 景帝立太子文淵草詔有天降下
民作之君又有天下傳之予句文淵自喜為人誦之
英宗復辟文淵虞尚自經死有愛妾朔州人諸子令
之嫁不肯耶人揭稽者亦文淵門人為侍郎謫官家
后奏文淵死定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父所愛妾
詔逮繫獄拷掠朔州妾剝十指為喬新訟寃喬新亦
奏稽巡撫廣東特嘗薦黃法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

往不竟欲並釋歸霸州妾謂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
即邪今日非我諸郎斃矣諸子乃罷狂霸州妾階下
尊稱之曰霸州夫人妾新既解欲還本司郎中賦司
錦衣官校有化者不少貸妾新律比精審郎利却七
年尚書侍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協
史按察司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寺率寺跡限礦所
過剽掠喬新募鄉兵擊斬之偏寧有粟棊橫殺人出
入隨兵甲拒捕歲檢年喬新設方器生致其父于福

清薛氏所居瀕海歲出諸蓄五市事覺聚衆欲為亂
高新盡掩獲其衆黨福安率德眼曠久絕有司責氏
歲誅多破產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氏
恃險僻不共征賦喬新白都御史即里置縣行部所
至問利害興除之陟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
事貸貧民至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
已無秋今貸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為粥出庫給布
所全活甚多都御史原傑招顯至南陽引以自助先

是都御史項志堅送流民過常氏聞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四入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而親京師餽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再陞巡撫山西都御史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拯一如河南志唐至督將士伏兵溝營斬獲甚衆奉勅理獄未減為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為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遂將畿內震駭劾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勅

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積稅守衝要虜遁去山西復
大饑上復命往賑時平陽澤州二處潞沁分遠與并
嵐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
戶部勘定守巡官以督從遊儲為重但勘平澤二處
全災餘俱云半喬所言兩民如久病羸人粥之猶疥
更奪其食寧有治理志奏請之復請梓移勘發得銀
數萬兩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溝渠墾者饑飢
民流之償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運後業者十四萬

播州宣慰使楊慶不睦其庶兄友：奏慶有異謀上
命喬新即訊因慶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
年郡夷所戴一旦因累之悲驟見其酋長寤辱皆驚
動為變乞釋使總理因遂奏慶不及友恃父宿安
圖奪其官請遠處之他郡以離其怨播夷遂安

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召入為尚書與王恕
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持望先遣喬新在而都請給
選中官所占據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

請除去耶衣違捕齋駕陪符復先朝稽敬批之語以
道矯誣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奮新言臣
備官司寇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

高皇帝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
可謂至脩然厥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往言辭害
意臣按大明律為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為夫之祖父
母父母者並被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
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夫又復何

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情
前妻子者有愛少而憎長者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
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
之行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
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
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
公事非法毆打人虛怯去處反自以大杖或金刃手
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至死者杖

一百徒三年以上並追葬埋聚拾兩若依法決打避
追致死及自盡者勿論又接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
腦槓夾棍烙鐵閉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
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為民蓋懲殘戒惡之
意近見因公考訊依法決打避追死者槩坐酷罷不
無涉苛臣按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
葬埋銀拾兩威逼之云有則橫取人田園有則強索
人財貨有則見愚弱而恐之有則因平賤而脅之有

則其人懾怯至旬殺然惡夫惡婦卒然變色或緣口
寡我偶醉罵本無威用小民輕生報便自盡官司往
往問擬前罪雖其律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至張至
港禁連月甚者雷河女與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
臣按大明律編終遺遠充軍北人戍而南人戍北固
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取寔察云可使屯田禦
虜不問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坐
斬彼罪饒死乃出往往至其逃竄為惡如舊逃者雖

仍論死犯者終莫有或況其中又有戎虜族類耽逸
情習夷語者有如漢之衛律來之張元亡入其中為
彼謀主此亦不可不蓋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
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
初每銀壹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
盜銀捌拾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
斬今坐伍錢也漢書曰棗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
凡臣所言請下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

厥中奏上時常事者別言素不為喬新所重恣格不
行即魏紳者喬新嘗屬喬新最重之曾大理丞缺御
史邵嘗覲得喬新力薦紳嘗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
鄉人訟喬新得其全錢為行賄言取中旨下諸根達
人錦衣仗戎勸喬新懇喬新曰懇已則自文懇人則
涉許吾有解印去平項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仕廷
臣先後奏請起用并未中聖憲寢不行其後嘗為仇
家控兩目化罪論戍士論快馬喬新博學嗜古聞吳

書報從人假錄卷軸至三萬餘多自較儻羨註與丘
濂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詔蔡清慕其人自納
為子弟年七十餘病卒思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改
歷中外始終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
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
尚書彭詔並譔為文史部覆奏有旨令其喬新致仕
緣故以上史料給事中关世忠言喬新卷思士類皆
嗟林俊為之請譔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故不知

陛下欲興洗雪誣枉邪特聖意別有所存臣攷命新
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志勅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
魯私恣誣以小事一辭不辨致然退歸杜門著書人
事寡接聞四川士官楊安夙感公道不遠千里資以
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
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克滿士大
夫之耳節魯橫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盍滌前染重
賜後崇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跡疑旌賢之典

則如宋將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天胡公輩嘗誣奏朱
熹笑然當持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
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
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為言乃贈
太子太傅歷一十八年賜謚文肅喬新有孫
源萬曆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請舉節試第一
銓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請舉臧
曰非吾所能即棄官去

彭韶甫四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特張岐以壽
事僕兄從外臺獵金都御史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
尚書王法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故
得釋尋進郎中分蒞廣東司司隸革殺問事多涉貴
近豪戚脅挾沮格屹然不挽外戚家冒賜額奪氏曰
勅韶即按頃畝詔至真定統田同視徑歸上疏自劾
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於薛驢預折券矯賜薛人今
真定曰祖宗以來許民間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

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先皇聖
明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國戎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
國臣誠不忍復茲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再下詔
徵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
曰周太后弟尚不得請收再請却六年陞四川按察
副使十一年進按察使雲南鎮守太監殘能遺千戶
罪等進象沿逆索賄不慮者鎖之象足非刑拷掠鞭
擊駢馬多死大索民間借羊祭河詔言殘能屢貢寶

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燈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
里勞人承造之徒狐假烏攬臣願 陛下恭已勤儉
綏遠賤用將前物罷去飛勅內外臣工敦素守法撫
安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勅瑛守
太監顧恒劾市舶太監韋春又劾珠池監丞黃福又
劾太監梁芳平錦衣衛鎮撫梁海芳見疏大怒在上
旁言詔事事選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
益無忌憚 上愷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調去廣

父老泣送河下有道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書尹爰
屢荐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推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
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疏言更新曰始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亦如此盛
矣適者歲暮正旦星變而見歲暮功終正旦新始善
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
開嘉納之門臣竊妾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化之
功足矣伏惟成化之初 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矣

年來開鎮守內臣貢獻萬貴妃位下或如中宮 上
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埒此正家之禮未
終也成化之初內侍稀簡防微深矣迨大小名數漸
增且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
罪求得請從此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之初禁止天
下貢獻儉德著天教年鎮守公差等求珍異乞貢茲
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以前例夫其名克貢奉
寔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損私室被恩公家歸怨

此持儉之德未終也成化之初保侍六卿未嘗輕授
用人慎矣迨于公卿輔臣無故輒加保侍寺監衙門
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濫予恩澤此用人之道未
終也臣聞國事為功古人所貴鑒往慎來所謂謹始
謹而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
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召
為大理卿及是疏上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
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孝宗即位臣條交薦詔與王

恕等人望所屬召為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百戶陳
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張礦鹽場
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
時以韶風力遂以命之韶追捕輔敗輔求捕自刎死
因勅罷守臣一人遂定既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
命韶兼都御史苗治共平博左韶奏獨甯通鹽課賦
處州及泰順縣礦課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陽宣平
雲和三縣管場丞各一員遂朝因進竈戶窮苦狀凡

八後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為令明年將吏部左侍郎共冬筭見詔問群臣時改得夫軍民利病詔疏言
曰事共一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人禍福
今兵馬倉儲盡付共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後下所
謂承行是名大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免有殺死人者
竟不詰問或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大刑此刑既
失又復妄費不惟不禁且助成焉死者或給塋資枉
者或許益祠廣地第宅服食百凡諭制聲勢之盛於

茲為杜伏望 陛下上法祖宗朝綱獨斷使事務歸
於所司威福無殊旁出上嘉納之四年陞刑部尚書
安遠侯柳景琪守而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以萬計
有旨逮問詔抵景於法景為慶雲伯姻家欲扶援頌
紘詔乃林之景進贓十之一其母奏乞下法司宥除
詔奏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常與械
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微足
乃罷却景無元舅之親贓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

反見宥除臣守法媿與恐無以革污懲貪照景竟以
慶雲故免五年元平後詔問得夫利病韶條陳本部
職掌四事謂前廣人會議之奏已論半月未奉勅旨
他所奏請開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日萬
幾之日若優游少斲不惟滯務亦恐惰志此時政失
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軍自右
帝王貴近必刑其討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悼此
時政失二也本部問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

昌國公密堵塋三逃不運直被原湯死臣聞之道路
昌國公整制比往時熟戒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
計年不廷密在地下亦豈能安後軍懼罪出錢催役
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
不得休息此平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
東安知縣革等違例差役陵戶臣聞近畿州縣民常
苦徭貨繁征丁多產定者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
士旗較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戶重征疊任富者累

窮貧者逃竄宜將前後定典優免丁數餘者仍發州
縣一比編戶此軍民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如臣所
言稍寬心馬居頃之速疏乞休 上勉留再三乃允
命米傳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與夫八南京御史宗
葵等言通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辦賢
言舉造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
之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直祭酒謝鐸之
清白嚴整養病簡討陳獻章之行高博學僉事章懋

之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剛直敢言俱宜舉用吏部覆請免罷居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曰忠安達官諭祭營壘

陳選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福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地按福建遠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静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寢陋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

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結者選與語曰悅
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滿官選擢疏中
抹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
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總理柴炭
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呂鴻臚
寺卿致當上召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問輒呼退
班俱宜完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
歲時肄習既至徐行諦視周旋答折絃管亘登洋洋

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而
展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心本小學灑掃應對
以達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望極經世太極圖其自
持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
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
於章縫折筮之答不加於典皂而人畏如神明遠河
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
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祁選曰提

學副使直曰能大部御史和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
史也棠添人師不敢先自誦辱選詞亂嚴正舉止安
詳會諸生從者儼集者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
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
釋淹因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為政一從簡易顧獨
於賦史無所貸寬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六七獄
而已或問之曰污人惜財亦惜命若盡罕所賂以貨
權人即法撓美問毋喪運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踰年將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列之間
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收者予一粟令持示所
告家使自來詣立替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卿
祭酒長者教之嶺而苦鎮守中官瓊僇賒照選展條
約律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春者摺魁供辭奏
乞均徭除戶添採方物選回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
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悉禹知縣高瑾發春造私船
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冕等皆不敢詰遷移文

獎之番人馬夕麻說稱蘇門答剌國來取海春利珍
奇將許之選發其偽立逆去微馬兒罕使臣泊六灣
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洋海歸人云將從
滿刺如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春非一會共
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
倉賑民春回累舉前事奏選北抵踪令相同貧甚發
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爰鞠選同爰畏春不敢及異選有所燕吏

張裝意共恣選逼令誣証裝必不從同愛執裝拷掠
數百乃枉判選如春所奏坐罪徒詔奪選官遣錦衣
千戶遂繫之士民受過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
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鑿藥竟卒旅舍獲
使共養于密走散春曰陳選死矣特而昌人張元楨
以翰林家居治選瘞養之疏浴曰陳公清儉絕裝陰
以時服於是為直而張裝同選至京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周公四周之謗上疑於君魯參三至之言以握

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操金毀足銷骨
也竊見此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絲孤忱寸處即和
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帶春迫番收露知縣高瑄
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苦舉
也宋受徐同愛怯勢首鼠致春橫行胸臆穢峨清高
勸官李行順指瑕疎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
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春意臣憾選厚賂囑
臣臣雖昏從寧敢欺喪養知臣不可播誘旅行等迷

臣致理拷掠彌日臣恐死無異行等乃依傍恭摺文
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段共姜為微舒始伯夷為莊蹻
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行幸
死阻其鑿藥訖命之日竊走報春小人傳毒一至於
此安敢為天子即官司寇曹僚臣擯斥罪餘未未曰
誠百無所圖誠痛忠良漸屈而慮聖明長奸習死披
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春與守選平止自待
古聖賢共學以克己求仁為要若修然會不求人知

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盃悲數振或
離于半枚而已河南介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
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解滌家居亦自減其駒從
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既沒族人貧選欲歸田於子載
載曰先人義舉也胡收松之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
上疏迨理選寃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迨
贈光祿卿謚恭愍

張元禎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

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随口歌成王大驚曰吳哉斯
童心為國畧天順四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
編修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疏言治道
大本與特筆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潛
心理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弘治初召修憲廟
寔錄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又獲幾萬言寔
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既乞歸養母家居者
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院學士侍

經筵日講時孝宗知禎名傾心向之特為低几就聽
從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
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侍東
宮講讀上疏勸經筵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
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
用不米禎少侍父疾顛天請代喪禮尚古惟以赴居
不及躬殮為憾無事燕居日必墮淚嘗建一庄歲置
租二百石濟族卹四百石貸鄉民其於書務博涉尤

好探經傳多獨得少年嫉惡如仇至不可近及再入
宦惟務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不立崖岸楊廉
文集序曰先生體貌不揚顛栗度目如懸珠顛末方
頰指爪細瘦額李長走神氣安定如謝東山吐音朗
徹如松中散清修高節華夷之人無不重之

石匱書曰古之先正動輿特忤班顛沛流離一準於
道義皆所謂有木頭人也而禍患之來或免或不免
雖迥有不同而安其純鋼鎖鐵折與不折終固無不

利也恭愍道堯而平有熙史為白其克李平廖立之
後得裝而三之矣

附項麟王琦朱瑄

項麟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南
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曰細鍊
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弭天變其崇節義謂李賢
王翔常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固苟
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為戒宜收攬威福勿

使任事後共掃除之役言甚切直以病乞致仕居家
二十七年計貧屢空閉戶長吟寄居於人巡按御史
按宣一操始逆柶托有平湖令以賄敗却憲使請者
之曰汝何不擊項正即乎令不悟以為都憲有意於
麒齋百金為壽麒鵬聲化之既卒遂接御史唐鳳儀
以麒與王琦褚遂良同里表其里曰志清奉王項二
主於褚祠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王
琦錢唐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歷宦三十年清苦潔

白并日而食緡紙為衣有司或時候饋堅卧不受郡
太守胡濬列狀於朝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
寒餓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
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為報妾獨取此耳
琦佯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履環也人為
我識別投之滿天琦有妹嫁為傅潤妻潤亦梁中舉
人仕保安知州州人王顛順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
令民產潤庶寔置法及入計復無所飽振振衡之以

庶無可指摘逆賊邊總兵者委潤憐糧勞庠以卒貧
不能歸州人歛金以助喪或却之會解垣而北出銀
器數拾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庶吏失妻復棄不取未
瑄鄧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常
釀自供既監稅蕪湖盡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濟
汴洛諸渠治黃河決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
郎卽中陝饑粍物往賑宥出怪盜給與穀種牛具勸
課流民所活六十餘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興學造士憐災恤荒官治以柳蒙強扶善弱為尚勞
苦得疾暨請殺鹿取血調劑瑄謂天中一鹿直數千
文物亦生命破耳取血足已疾愈告歸老穉遮泣繪
像祠之瑄義利之介斬然有齒及昧賂者輒擊拂也
變歿歷中外歷四十載器仁自飽家無餘羨守令誇
其隘缺餉之薪米一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濬奉
命賑濟饋瑄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有之寧有飢官
市中記有此以紙錢為貨者人曰米都堂不愛真錢

而況假乎瑄卒無以為殮而子孫乳乳曰收大不能
家

石墮書曰一身之外無長物馬儿取諸人者皆不義
也則祿之其可受乎固之其可受乎賜之其可受乎
勢不至於寒餒死不得美克三君子之操必剔而後
可者也余取以附之者亦謂陳仲熙妻世固不乏其
人哉